

中外名人傳

(二十四)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九十頁)

張謇行 (一九〇二—一九三九)

陸軍上將

保定行營作戰處長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副參謀長

陸軍上將張謇行，抗戰時期在西安殉職，卻被中共於一九八四年六月八日追認為「革命烈士」，也算異數。張氏為陸軍大學的優秀畢業生，曾任保定行營作戰處長，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副參謀長及天水行營副參謀長等職，殉難時，年僅卅六歲。

天資聰慧頑皮活潑

張謇行，浙江杭縣人。一九〇三年一月四日出生，父親張祖懋清未在福建做官，當過興化縣知縣、府台等職。母葉氏，勤儉持家，教子有方。他有五兄弟兩姊妹，雁行第二。幼時，聰慧過人，頑皮活潑，素有「淘氣哥」之稱。他的家就住在興化衙門官舍內

，每逢秋季，桂圓成熟時，他就帶著妹妹採摘，有一次，不小心捅下一個蜂窩，凶蜂受驚滿天飛舞，見人就螫，他見情勢危殆，即把妹妹按倒在地，罩上竹簍，他則拉著另一個弟弟躲進一個木桶內，躲過蜂群攻擊，僅被釘螫了少數幾口。

八歲時，張謇行的父親過世，母親帶著全家大小遷居福州北門九彩園，適逢其長兄張謇文自北洋陸軍大學畢業，任職北京陸軍部。一九一三年秋，大哥張謇文來信，促其北上求學，於是十歲的張謇行拜別慈母，負笈北京，考入北京第一中學，在校成績名列前茅，案頭堆滿書籍雜誌，有暇必讀。他對英文尤有興趣，訂閱英文周刊，每日必讀，學識大進。但張謇行不是「書蟲」，除讀書外，經常在球場打球，鍛鍊身體，還會彈奏月琴，調節身心，生活多彩多姿。

在第一中學讀了四年，鑒於國家遭逢內憂外患，救國救民之志油然而生，遂輟學投筆從戎，考進清河陸軍預備學校習軍事，校

內科學和兵學並重，每日六節課，兩節兵操，兩節自習，其他同學都忙碌不堪，張謇行卻從容自若，好整以暇，乃因其極端聰明，過目不忘，暇時以踢足球為樂。同學間私人有慶弔之事，請他代筆，輒能爰筆而就，一氣呵成，文為駢體，典麗雅馴，顯露其才華不凡。在校兩年後，升入保定軍校第九期，適逢直奉戰爭，戰禍燎原，保定為必爭之地，學生無法上課，紛紛離校歸籍，張謇行則到北京依長兄，考入北京大學就讀。

棄文習武身先士卒

一九二一年，保定軍校第九期復課，張謇行仍棄文習武，返校攻讀戰略，一改往日沉默寡言的作風，和同學談笑風生，參加軍事演習，動作敏捷，報告演習概要，口齒清晰，條理分明，以致考試常居榜首。次年，保定軍校畢業，謇行被分發到浙軍第一師第二旅第四團當見習官，駐防杭甬鐵路旁的牟山湖營房。此時，軍中打麻將風氣甚盛，他

不打牌，操練之餘，經常獨自在操場玩籃球

，無人傳遞，亦無籃圈可投，排遣寂寞而已。一九二四年八月，升任機槍連連長，隨部在江西南郊佈防，迎戰由閩入浙的孫傳芳部。

江山戰役中，張謇行身先士卒，身負重傷，在城郊一座大宅子裡養傷，遇到平生第一位紅粉知己，這宅子中的男丁怕被拉去當兵，逃往他鄉。宅中只有姑嫂兩人看房子，他朝夕漫步不免與女眷相遇，其嫂鄙視丈夫怯懦，兵燹只顧自逃，棄妻子於不顧，又見張謇行英俊挺拔，為一前程遠大的青年軍官，愛慕之情油然而生，私表傾慕，願效紅拂私奔。

但張謇行獲知其已嫁身分後，不願破壞他人家庭，毅然懸崖勒馬，連夜避去。

一九二五年秋，浙軍第一師為提高幹部素質，在徐州設立教導隊，調訓基層幹部，張謇行調任隊附兼地形學教官，他對學員要求甚嚴。張謇行自己以身作則，學員平日無論在隊上或放假外出，兩人以上同行，必須抬頭、挺胸、齊步，每分鐘行走一百一十四步，服裝整齊畢挺，鈕扣不隨便解開，不准在攤販上或行路時吃東西。不准吸煙、喝酒，他親自或派人密查，發現犯紀者嚴懲不貸。寢室裡規定公私物品如何放置，不得更改。有一次，學員野外打靶歸來，一個學員抽菸把煙頭丟棄門口，燃燒了有沾油的擦槍布，他知道後，大為不悅，全隊學員禁足三星

響應革命考入陸大

期。

張謇行講得一口京片子標準國語，抑揚頓挫，悅耳動聽，沒有一點浙江口音，所以不論上地形學或其他課程，他都是極受歡迎的教官。加之腹笥豐富，上課只要有個題目，即可滔滔不絕講上兩個小時，學員聽得津津有味。他講課時古今中外，政治經濟、地理歷史，社會文化無所不包。而其外表英俊拔，才識過人，所以很得部下信賴。暇時，他喜歡打籃球，帶著隊上的球員操練，和別隊比賽，經常得冠軍。至於操課，他的口令動作都是一流，讓人口服心服。那時，他已看出日本人的侵略野心，他常對學員們說「中日難免一戰，並說「作持久戰，定能獲得最後勝利」。他還向學員們指稱：「第二次世界大戰必不能免，同盟國要有美國領導，統一指揮，才能打敗德意日軸心國，天下才得太平。」他的話後來一一應驗，只是中國未得太平，共產黨崛起，內戰經年，國民黨敗北，中國人遭到史無前例的最大禍患。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進抵浙江境內時，張謇行毅然響應革命，當時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入閩，孫傳芳部的周蔭人部退入浙江，浙軍第一師第二旅奉命在新昌、寧海一帶警戒，對周部迎頭痛擊，接著全師反正，改稱第十九軍。張謇行向受訓學員宣佈：「奉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中正電令，第一師

擴充為第十九軍，軍長是陳儀將軍，你們要提前幾天畢業，分發部隊，任見習官。」隨後，他任第十九軍第四團的連長，開赴寧海，對孫傳芳的周蔭人部作戰。

一九二八年，蔣中正的北伐軍。在徐州組織行營，統率各集團軍。年僅二十四歲的張謇行升任行營高級參謀團辦公室上校主任，輔助指揮作戰。佔領兗州、濟南後，率領僚屬進駐濟南。正擬超越黃河北上追擊時，日軍從膠濟路入侵，阻撓北伐，製造「五卅慘案」。他奉命轉進兗州，循山東古驛道渡河，向北挺進，直到燕京。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張謇行長于文事，被調任軍委會編纂委員。一九三一年，參謀本部成立，由參謀總長朱培德延攬擔任上校科長，參與擬定整軍方案。釐訂法制、創建規章。隨即擢升為少將。一九三二年陸軍大學正科第十期招考，在兩千多名報考的高級將校中，張謇行以名列前茅錄取，這一期一共選拔了八十名，培養陸軍高級指揮及參謀人才，在校期間，張謇行孜孜研求，學業猛進，與同學相處，嚴肅而和善；研究學問，卻滔滔不絕，口若懸河。

陸大十期學員，有羅列、羅機、吳光朝、魏汝霖、曾振、范誦堯、柯遠芬、吳允周、伍培英、戴高翔、侯騰、秦修好等以研究戰略戰術為主。當時，確定假想敵國為日本。戰術作業，以假想敵國為對象；國防計劃的研究，亦以假想敵國為目標。第三學年，

張謂行在華北平綏一帶演習中，戰術想定有創意，比教官還有見解。德籍教官史培曼將軍採用這個想定為演習的基本方案，當場宣布給予一百二十分。這一成績創下了陸軍大學戰術作業記分的最高紀錄。原來，陸軍大學的戰術作業是不計分數的，教官只給予「同意」、「良案」、「一案」等評語。當年，美國西點軍校出身的麥克阿瑟，在校時曾以滿分畢業，而張謂行的成績卻得一百二十分。同學們便問教官為什麼多加二十分？史培曼回答說：「春笙（張謂行）思考高逸，對敵軍判斷以及處置的決心，多有獨到處，可以說其完美與卓越超過了原擬方案，那能不多給二十分呢？」

張謂行畢業後，復留校升入研究院，作大軍統帥與師資之深造。一九三五年，修業期滿，成績優異，為主持研究院的張諒卿所器重。將乾女兒陳亞芳介紹給張謂行為妻時說：「阿芳，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我總算不負此生了！」「我們研究院有位軍事學的天才學員，叫張雪琴（因湖北鄉音很重，把謂行說成雪琴），了不起的人才」，德國顧問史培曼將軍對他最為賞識，戰術想定滿分之外，再加廿分，這不但在中國，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的。

一九三五年，在陸大研究院深造的張謂行調任軍事委員會少將高參。這時，日寇正加緊在華北擴張及經濟侵略，張謂行奉命在南京附近勘察地形，擬訂南京攻防和長江作

戰計畫，督導增強長江上下游要塞砲台，同時策劃江蘇、浙江沿海的防禦陣地及京、滬、蘇、嘉、常、錫、鎮江等第二、三、四線縱深陣地，擬訂了大軍作戰計畫及指導綱領，為軍委會採納。

指揮作戰靈魂人物

一九三六年六月，陳濟棠和李宗仁組織「抗日救國軍西南聯軍」，反抗中央，史稱「兩廣事變」。張謂行奉命隨林蔚前往調處，旋又隨蔣中正赴廬山開會，決定配合軍略和政策。不久，兩廣事變和平落幕，張謂行在南京和陳亞芳結婚。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西安事變」，張謂行由何應欽授命組織臨時指揮機構，出任參謀本部作戰處處長，他接連十餘晝夜不眠不休，調動部隊，部署圍攻西安，同時利用電訊謀求和平談判，辦公地點，離家近在咫尺，但他和新婚妻子僅通過三個電話，使何應欽印象深刻。

七七事變後，抗戰爆發，軍事委員會在石家莊設立保定行營，統一指揮華北部隊作戰，張謂行被指派為行營作戰處處長，負責策劃指揮作戰。一九三八年初，奉命在鄭州組織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任副參謀長，主持全盤作戰任務，被視為戰區「靈魂人物」。

戰火初起，日軍以打通滄州至石家莊的鐵路為目標，派西尾壽造為第二軍團司令官，令磯谷的第十師團和中島的第十六師團，

沿津浦線東西兩側南下，張謂行先命部隊節節抵抗，阻滯日軍南進；後又根據「以空間換時間」的作戰原則，指揮平漢路一線部隊轉進，調度數百個師、旅部隊的主力撤至平綏、平漢、隴海、黃河等要點作戰地區，避免與強敵決戰。同時，還根據戰局演變狀況，擬定了「如何發展敵後游擊作戰」綱要，建議蔣中正派遣正規軍進入淪陷區，作為基本武力，以支持和領導游擊隊，這個綱要被採納實施。

第一戰區與第五戰區毗鄰，互為犄角。台兒莊戰役前夕，蔣中正召見張氏，匯報各項作戰部署和計劃。戰幕拉開後，他一連數夜未眠，不斷與孫連仲、湯恩伯兩軍取得聯絡，適時調動和部署部隊支援第五戰區作戰，並指揮部隊以「飄忽戰術」，在台兒莊以北地區牽制、阻滯和疲憊敵軍，配合友軍取得了台兒莊戰役的勝利。

日軍在台兒莊戰敗後，調集重兵合圍徐州。當時，守軍衡量情勢，決定轉進。但指揮大兵團通過敵軍包圍線撤走困難很多。而且對行軍路線又各持意見。張謂行根據敵我雙方態勢，擬製了大部隊轉進方案，建議以一部不斷地進行反攻，在隴海線牽制日軍的土肥原師團。其他各部分五路轉移：長官部及廖耀湘集團由徐州沿津浦線南進，至宿縣以南再折向西南，於界溝過渦河封鎖線；湯恩伯軍團及機械化兵團由隴海線運河站向西南推進，於符離集北越津浦線突破宿永封鎖

線，繼在渦陽突破渦河封鎖線，孫震集團及張軍團由台兒莊向西南趨徐州之南越蕭縣以西封鎖線，再在永城附近突破封鎖線；關麟征及川軍一部，由徐州越隴海路向西北突破黃口、李莊兩道封鎖線；最後，指揮部採納了他的方案，各部都按照預定計劃，突破了日軍的封鎖網，安全到達指定地點，使敵人的企圖落空。日本時報報導說：「皇軍進至徐州城垣附近時，發覺支那軍作抵抗戰，不過千餘人，無不大為驚異」。

這一年七月，第一戰區長官司司令部移駐洛陽，張謂行根據情報，研判日軍企圖強渡黃河，進攻豫東，再打通平漢路，進窺武漢，控制華中、華南。於是毅然策訂黃河決堤計劃，剖析其利害及戰略價值，由蔣中正核准實施。

花園口決堤後，大水泛濫成災，漂沒田產房屋，人民飽受禍害。但使整個戰局改觀，日軍震於「黃河入淮」，一直無法展開行動。由於擺下「黃河大陣」，此役張謂行居首功，除獲敘勳獎外，並由少將晉級為中將，年僅卅二歲。

一九三八年底武漢失守，軍事委員會調整作戰部署，由張謂行擬具計畫，把長江以南各戰區劃歸桂林行營指揮，長江以北的第一、二、五、八、十戰區及敵後的冀察蘇魯等戰區劃歸天水行營指揮，這一計畫被採納，由程潛任天水行營主任。張謂行擔任副參謀長。

忠於職守為國殉職

一九三九年春天，蔣中正正在重慶召見張謂行，要他回西安後開始籌劃行營的工作，由他負責全盤作戰指揮，這個行營下轄七個戰區，十四個省，兩百五十多個師，組織指揮任務繁重，他在家裡安裝了五部專用電話機，直接通往重慶和前方各戰區，每天處理前方緊急軍情和指揮作戰事宜外，還要核辦例行公事一千多件，忙碌非凡。但張謂行精力充沛，效率甚高，堅持「今日事，今日辦」，從來不把公事帶回家批閱擬辦，所以常常晚上十一、二點才能回家。

三月七日下午四時，日軍以數倍於昔日的飛機，滿載重磅燒夷毒氣彈，對天水行營所在地進行猛烈轟炸，防空洞的進出口和通風洞悉數被封閉。開始，張謂行在洞內仍然鎮靜指揮打開洞門等各項搶救工作。後來，因燒夷彈的毒氣大量侵入，終至不支而窒息陣亡。

張謂行殉職後，國民政府明令追贈他為陸軍上將，並下半旗三日致哀。三月廿九日，舉行國葬大典，由天水行營主任程潛主祭，其墓地選定在陝西省長安縣翠華山麓之太乙宮前。靈柩入穴時，由胡宗南、李默庵、朱慶瀾、李根源等為其蓋上青天白日國旗。

靈柩遷葬骨肉團聚

張謂行和陳亞芳結婚僅三年多，而且聚

少離多，但伉儷情深。陳亞芳出身上海的富裕家庭，受過良好教育，在南京一位電機工程師博士家中任家庭教師時，被張諒卿認作乾女兒。婚後，隨張謂行南北奔波，參加救護工作。當時，軍中有「新婚伉儷共艱苦，同患難，效命國家」的說法。

張謂行殉難的那年十月，陳亞芳在臨潼華清池待產，在那裡，他們夫婦建有簡陋的密洞，作為渡假之用。十二月，她生下一個男孩，取名張友慎，大陸陷共時，留在上海。

三年後，陳亞芳回到西安，準備找塊地辦農場，並和墓中的張謂行長相廝守，她和林蔚、程潛商量。林蔚勸她說：「你是一位高貴的上海小姐，恐怕連韭菜也分不清楚，辦農場相當辛苦，怎能吃得消？」暗示她找個適當對象再婚。程潛也勸說：「那個地方很偏僻，住在那裡的人少，野獸多，安全可靠。」她為了辦農場，便回到成都考入金陵大學農學院，決心把農事學好。同時，又輾轉到上海籌款。一九四四年春，她在成都東門外蜀錦江畔九眼橋南端的薛濤井側，購買了一塊土地，辦起「春筓紀念農場」，後來又在成都創辦「春筓農工學院」。

一九四九年，陳亞芳隨國民政府撤到台灣，她是一位佛教徒，每逢張謂行忌辰，她都舉行宗教儀式來紀念他。在張謂行殉職廿五週年的紀念日，她創辦了「春筓紀念獎學金」，獎勵清寒軍人子弟。

一九八五年十月廿九日，中共政府追認張謂行是革命烈士，靈柩遷葬杭州南山烈士墓園，陳亞芳少將由台灣返回杭州主持儀式。張謂行的弟弟張秋澄、兒子張友慎、女兒張西嬌、侄兒張友仁、張友子、侄女兒張亞萍都參加了儀式。闊別幾十年的骨肉，終告團聚。（王培堯撰）

李承晚（一九七五—一九六五）

韓國首任臨時總統

大韓民國第一任總統

戰後南韓第一任大統領李承晚畢生從事韓國復國建國運動，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領導韓國志士犧牲奮鬥，為脫離日本殖民地重建韓國而努力。又於一九五〇年率領戰力薄弱之師，抵抗北韓共黨強大的侵略力量，表現出堅忍不拔的毅力，共黨軍隊敗退北撤以後，他的聲望達到最高點，為自由世界著名的反共健將之一。在國際上有「韓國之虎」的稱號。

李承晚統治南韓長達十二年，一九六〇年因國內學潮湧起，政局動盪不安。軍人焦躁不安，遂發動軍事政變，由少壯軍人朴正熙少將假藉陸軍總司令張都聯中將之名，把李承晚博士的文人政府趕下台，攫奪政權。李承晚被迫流亡夏威夷，羈留五年，卒告病逝異域，享年九十歲。但這位愛國者臨終的遺言希望歸葬故土，朴正熙政府尊重老人遺

願，准其回國下葬，當他的靈柩於一九六五年八月運抵漢城時，迎靈路祭的韓國人民多達二十餘萬人，可見他在韓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李承晚曾為韓國的獨立運動奮鬥長達六十年，人稱「韓國之虎」，他從事政治活動，跨越兩個世紀。他的革命事蹟，不但和韓國的興亡息息相關，也和自由世界的盛衰聯結在一起。

李承晚字雫雲，於一八七五年生於韓國黃海道平山郡，自幼習漢文，熟讀中國古典書籍四書五經，所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能操流利華語，也可用漢文填詞作詩，作品大氣磅礴，氣勢雄渾。十九歲時，他在日本軍閥迫害下開始從事革命復國工作，協助友人創辦「獨立報」，鼓吹成立憲法政府，反對日本勢力在韓國滋長。二十三歲時，領導學生運動，反抗日本統治，在一次領導學生數千人示威遊行之後，被捕下獄，被判無期徒刑。在牢獄七年，寫成「獨立精神」一書，鼓動韓國人自立自強，遂被韓國革命志士擁戴為民族運動的精神領袖，一九四〇年日俄發生戰爭，日軍忙於對俄作戰，韓國革命志士一度控制政府機構，李承晚獲釋，旋即赴美，勸告老羅斯福總統在日俄戰後的圍陳折衝中，勿輕忽韓國人利益。結果未能成功。即留在美國讀書，先後就讀華盛頓大學、哈佛大學，最後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

一九一〇年日本向國際宣告併吞韓國，李承晚大憤，潛返國內，領導青年反抗，事敗亡命夏威夷，創辦「韓國太平洋」雜誌，鼓吹抗日復國。一九一九年，李承晚四十四歲時，獲得中國政府協助，在上海成立流亡政府，有全韓十三道的革命領袖追隨他，由他擔任「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國務總理。九月，流亡政府改組，李氏出任首任臨時大總統。一九二一年辭去總統職，出任韓國外交團長，離華赴美，為韓國獨立復國而奮鬥。

一九三三年，五十八歲的李承晚由美赴瑞士，向國際聯盟呼籲重視韓國獨立，遇到瑞士籍的夫人法蘭西絲卡當那，兩人於次年結婚。年近耳順的李承晚這一黃昏之戀，說起來十分浪漫傳奇。當時活動在國際聯盟的李氏，和三十餘歲的法蘭西絲卡小姐同住一家旅館，她見李氏忙進忙出，十分好奇，便向侍役打聽是什麼人，後來即由侍役介紹認識，再見面時李承晚即用英語滔滔不絕的敘明身世，並表示坐過日本人的七年黑牢，並向她展示留在手臂上當年慘遭酷刑的痕跡。他的帶動使這位原籍奧地利的西方小姐由憐生愛，敬愛他為東方英雄，翌年他倆結成異國眷侶。婚後，法蘭西絲卡夫人陪他回到美國，在夏威夷及華盛頓居住長達十二年。受過中國教育的李承晚，酷愛漢字書法，也寫得一手好字，因受刑扭斷手指，揮筆困難，練字中輟了許多年，法蘭西絲卡夫人協助他克服困

難，重握毛筆練字，並幫他磨墨，紅袖添香，兩人如神仙眷屬。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韓國脫離極權而獨立，李承晚由上海回到漢城，籌組獨立後的韓國政府，並謀設法驅逐共黨，統一全韓，建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國。但北部被蘇俄佔領，一時無法收回，乃先在南半部成立政府。翌年，李承晚被推為民主議院議長。

一九四七年由聯合國出面監督協助，在三十八度線以南的大韓民國，舉行全國大選，通過新憲法，李承晚當選第一任大總統（總統）。正當李氏勵精圖治之際，北韓共黨突在蘇聯及中共支持下，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揮軍南侵，共軍軍力強大，李承晚政府的軍隊節節敗退，最後僅僅有最南端的釜山一隅。不過，李氏雖然敗退，但他所表現的強韌毅力，博得舉世讚佩，使他立即成了國際反共巨人。不久，聯合國揮兵干預，在駐日美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指揮下登陸仁川，擊潰入侵共軍，幾乎將共軍趕過鴨綠江，統一全韓，不料，中共介入，聯軍後退，功敗垂成，最後協議以三十八度線為界，把韓國一分為二，成了今日的南北韓。一九五三年七月，韓國國會修憲，明訂總統由全國人民直選，李氏參加普選，又當選修憲後的第二位總統。他本來因年事已高，兩度宣佈不再競選，但因民眾要求，只好出馬，可見他在韓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李承晚在第二任總統初期做了兩件大事

，其一是於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八日斷然下令釋放兩萬五千名反共的中韓戰俘，壯舉震動全世界。其次是曾三度來台，會晤蔣中正總統，共商反共大計，安定東亞，他最後一次來台是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兩位反共巨人相談甚歡。

李承晚的一生是戰鬥人生，他有鋼鐵般的意志和永不氣餒的精神，他為了韓國獨立，流血流汗，被日本判處無期徒刑，受盡折磨，但始終不改其志。他逝世後，朴正熙政府以國葬的儀式給予他最高的崇敬，並在漢城南山上建造高聳入雲的「雲雲亭」來紀念他，遂為他建造了巨大的銅像，矗立在南山上，讓後人憑弔，不過，他的銅像後來還是被南韓獨裁的軍政府拆掉了。（劉先軍撰）

徐遲 (一九一四—一九九六)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

中國作家協會理事

中國著名作家、詩人

徐遲，原名遲實，又名徐商壽，筆名徐遲，中年後皆稱徐遲。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五日，徐遲出生在湖州南潯一幢深宅大院裡；在北京公幹的父親徐一冰大喜過望，立即辭職南返。因為在此之前，徐家太太已為他生了三個女兒，徐一冰高興地為這位姍姍來遲的男孩，取名為徐遲實。

一九一五年早春，中年得子的徐一冰在

南潯做了一件驚動小鎮的大事：拍賣了家產，興辦了一座貧兒院。於是，徐遲從小就在貧兒院中長大，和來自底層的貧兒們一起生活。一九二二年，六歲的徐遲進入南潯絲業小學上學。南潯絲業發達，常與英、法、美等洋人打交道，一九二一年，徐遲讀二年級時，開始學習英文。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徐一冰扶病在自己創辦的南潯體操學校操場上，主持召開慶祝中華民國「雙十節」的全體師生大會，發表了演說。由於受了風寒，肺病加重，不幸去世，當時徐遲才八歲。一九二四年，徐遲進初中，開始對文學發生興趣；一九二七年，年僅十三歲的徐遲乘坐「小火輪」，走出「水晶晶」的江南小鎮，先到上海，進入大西路光華大學讀附中；一九二九年考入蘇州東吳大學附中讀高中；一九三一年入東吳大學文學院，讀外國文學。因此，曾一度迷戀和崇拜過外國現代派詩人，常常評價他們的詩篇。從那時起，他開始寫詩、寫散文、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後來上燕京大學，在謝冰心的指導下，開始了文學生涯。一九三七年，他和十七歲的南潯女子陳松，在上海成婚。不久，新婚夫妻跟著戴望舒一家，乘輪船到了香港，徐遲先進入姚蘇鳳創辦的《星報》任譯電員，通過翻譯外電，接觸世界，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情況。後來他改行給《星島日報》和《大風》旬刊寫詩、寫散文，接著開始寫小說，這些作品後來都收入《徐遲文集》中。一九四〇年，

他回到了重慶，參與組織了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紀念大會，又以記者的身分，積極上前線進行戰地採訪，親眼看到日軍的殘暴和許多血染的現實，看到了中國軍隊和人民群眾的英勇奮戰和抗擊日軍侵略的活生生事實，他的思想開始轉變，先後寫了《抒情的放逐》和散文《夏天的最後玫瑰》等作品；開始和郭沫若、戴望舒、茅盾在一起，寫抗戰文學；他後來的一些作品如《在前方——不朽的一夜》、《淒涼的南市》、《南潯浩劫實寫》、《太湖游擊隊》之類的作品，就是直接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和戰區部隊及人民群眾勇敢殺敵的動人業績。

一九四六年十月，徐遲回到了闊別多年的故鄉南潯，出任南潯中學的教務主任。抗戰勝利後的學校，困難重重。徐遲教國文和英文。師資不足，他把南潯天主教堂的愛爾蘭神父請來講演；自己充當翻譯。神父講得生動有趣，徐遲翻譯得輕鬆自如。他提倡理論聯繫實踐，爲了講授好天文學課，一九四八年五月，徐遲還把學生帶到瓶窰鎮去觀察日全蝕的情景。美國的海登教授、南京天文台台長張鈺哲教授都應邀到南潯給學生講解天文學知識。南潯中學後來出了不少科學家，徐遲是有一定功勞的。

一九五〇年，徐遲出席了中國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會後到國際新聞局參加籌備工作，被分配到英文版《人民中國》編輯部工作，他赴戰地訪問朝鮮，又以記

者的身分，先後深入到鞍山、長春、武漢、包頭、重慶、昆明、玉門等地採訪了重要鋼鐵基地和偉大工業工程的建設情況，寫成了《在高爐上》、《汽車廠速寫》、《春天來了》、《長江橋頭》、《入峽記》、《慶功宴》等一系列報告文學；一九五六年，他擔任《詩刊》副主編，除精心培養中國年輕一代詩人外，自己也潛心創作，寫出了《美麗、神奇、豐富》等詩集；一九六〇年初，他擔任《萬里長江》編輯部主任，多次興致勃勃地沿著長江順水而下，溯流而上，採訪了沿江許許多多人物，寫下了《魚的神話》、《三峽試筆》、《長江組歌》等散文和詩歌，盡情地描繪祖國的大好河山和歌頌沿江的人民，文和詩都寫得艷麗和優美。

一九六五年，一場浩劫——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徐遲和其他老幹部一樣，也受到了種種折磨和審查，開始他還有些害怕，審查了一段時間，他也不在乎了，便利用受審的機會，暗暗地讀起書來，開始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東西，啃《資本論》，後來利用江青等人搞儒法鬥爭的藉口，趁機讀了《楚辭》、《史記》、《前漢書》、《後漢書》、《昭明文選》、《紅樓夢》、《孔子》、《莊子》等。所以，徐遲會對別人說，文革後期寫不成文章、做不成事，倒成了我「再讀書」的機會。

粉碎「四人幫」以後，徐遲進行一系列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寫了好幾篇光彩照人

的報告文學，如反映地質專家李四光事蹟的報告文學《地質之光》、用文學來描繪數學王國和青年數學家陳景濤事蹟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及其他知識分子的報告文學《在湍流的渦流中》等等。特別是《哥德巴赫猜想》，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學》發表後，新華社破例向全國發通稿，被人們譽爲報告文學的新里程碑，徐遲的名字一下子震動了文壇。

徐遲的一生都在鑽研、探索和忙於文學創作之中，他已編選出版的《徐遲文集》達十卷之多。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他不顧七十多歲的高齡，經過數年筆耕，又幾經修改，終於完成了五十六萬餘字的自傳體長篇小說《江南小鎮》，先在《收穫》雜誌刊登，後由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又再版，冊數達五千餘冊，可見深受讀者歡迎的情況。

但徐遲晚年感情生活卻很不幸。結髮之妻與他感情深篤，兩人一起生活了近五十年，陳松因病於一九八四年先他而去；他與學鋼琴的小女兒相依爲命。後來他結識了一位四川籍女副教授，便決定再婚。小女兒不能接受「後媽」，便申請出國，去了法國。由於徐遲喜歡寧靜、性情又比較固執，再婚失敗，倆人生活三四年後再次離異。小女兒去了法國，再也不給徐遲任何訊息，徐遲成了孤獨的老人。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徐遲因病

住院，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死在高幹病房樓下，是自殺還是失足難於肯定，屬非正常死亡，年八十二歲。（余方德撰）

東姑拉曼（一九〇三—一九九〇）

馬來西亞總理

馬來聯邦第一任首相

馬來西亞獨立建國後的首任總理東姑拉曼（Tunku Abdul Rahwan 一九〇三—一九九〇）有馬來西亞國父之稱。一九五七年，他領導馬來西亞脫離新英國殖民地而獨立，出任總理，直到一九七〇年才離職。一九六三年，他促成新加坡、沙巴和沙勞越合併組成馬來西亞，致力境內三大族裔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團結一致，共謀繁榮進步。但一九六九年卻發生了種族暴亂，許多華人被殺，卒導致新加坡出走，另成新國家。一九八七年，他重涉政壇，培植拉沙利競逐馬來人政黨巫統領袖，與總理馬哈迪為敵。但馬哈迪勝利後，不念舊惡，仍尊崇他為馬國傑出的人物。

東姑拉曼生於一九〇三年，是吉打州第廿五任蘇丹的王子，他的父親統治吉打州長達半個世紀，依回教教律娶有多名妻室，廿幾名子女，東姑拉曼是第八名妻子所生。他曾在英國唸法律，四十五歲才考上律師，二次大戰後初期，東姑任巫統（吉打州分會主席），後來調往吉隆坡任法律署副檢察官。

當時馬來亞局勢已呈動盪，馬共叛亂蔓延到整個半島。英國人知道自己遲早要離開，問題在於如何安排撤離之後的政治秩序。倫敦覺得有義務同時關照到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三大種族的利益。

馬境種族問題十分尖銳。馬來民族意識高漲，比較激烈的像巫統主席查花翁等主張應由馬來人接管政權，他們認為馬來亞這塊土地本來就是馬來人的，華人和印度人是因為英國統治者為了開闢橡膠園而人為引進的外來者；另外一些較溫和的有識之士如東姑、阿都拉薩和馬華公會創始人陳禎祿，則主張各種族政黨組合聯合陣線，共同向英國政府爭取獨立。後來，查花翁離開巫統，由東姑接任主席職位，溫和路線佔上風，遂為英國政府接受。

英國派在馬來亞的最高專員本來並不好看東姑，認為他缺乏大政治家的銳氣，非大將之材；沒有想到，正因為東姑的平易隨和，對各族的善意和誠意，使得他成為各方人馬都能接受的人物。於是英國也就讓馬來亞聯合邦於一九五七年獨立，東姑順理成章地成為第一任首相。六十年代，東姑想把沙巴和沙勞越拉進來，成立馬來西亞聯邦，而李光耀也想參加以獲得獨立。英國同意了這個構想，一九六三年，大馬聯邦成立。不過印尼蘇卡諾卻堅決反對，恫言用武力瓦解聯邦，情勢非常緊張。

另一方面，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和巫統

的歧見日益加深。行動黨提倡的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不分種族，一視同仁。這項政治主張被巫統視為威脅馬來人的利益，東姑手下想給李光耀一點顏色看看的激烈分子實不乏其人。因此一九六五年，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終告分家。

事實上，獨立建國以後，東姑對國家的控制力日益減弱，主因是獨立前各族人士捐棄成見，團結一致；獨立後，英國已非主要矛盾，各族又陷入歧見的混亂，這時強勢領袖將應運而生。一九六四年，新加坡爆發血腥的種族衝突。一九六九年，更激烈的五三事件發生，寬厚的東姑似乎束手無策，巫統激進派領袖馬哈迪發表公開信指責東姑未能照顧馬來人的利益，種下兩人長達廿年的心結。一九七〇年，東姑終於被迫下野，退出政壇，擔任世界回教福利組織的主持人，推廣回教福利工作，這段時間還來過台灣與台灣的回教徒會面。

東姑儘管年事已高，仍關心國事，經常在報章寫專欄，談論當前馬來西亞的政經問題。李光耀形容這是「國家創始人獨有的心情」。一九八七年巫統黨爭，一分為二，東姑聲援反對馬哈迪總理的「四六精神」，並擔任「四六」的顧問。東姑對馬哈迪過去針對他的激烈行徑一直不諒解，揶揄馬哈迪也不是純種的馬來人，而是印度裔的馬來回教徒。不過這時當上總理的馬哈迪已一反過去的年輕氣盛，予以容忍，還儘量稱讚東姑的

貢獻，以彌補年輕時代的衝動無禮。

東姑最讓人懷念的還是那一份仁慈與寬容，尤其比起當今巫統的繼承人安華、納吉等人，動輒出口恐嚇華人，擺出動手的姿態，華人更是懷念東姑。東姑從來不恐嚇少數民族，他的首任妻子是華族女孩張雅容，後不幸因病逝世。東姑在他回憶錄說，曾經有一位大馬教授那阿比丁寫一本有關大馬獨立鬥爭的教科書，供學生使用。不過這本書卻歪曲了歷史，特別強調某一政黨（巫統）的歷史功蹟。東姑認為當時各族人民對獨立鬥爭都有重大的貢獻，因此提出抗議，於是政府便把這本書從學校收回。這件小事也反映東姑治國和做人的基本態度。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一向心高氣傲，世界級的領袖他能看上眼的不多，對美國人尤其不假辭色，但獨對東姑十分崇拜。他說：「東姑過去對我的態度就如慈父般，有時候喜歡我，有時候卻發現很難了解我而責備我。」

李光耀在東姑逝世後的唁文中形容東姑是他所處時代中一位偉大的領袖，受到馬來人的敬愛、華人和印度人的信任和英國人的高度尊重，因此能在一九五七年為馬來亞取得獨立。李光耀還說：「我對他有很深的感情，在我的腦海中，他是一名王子、一位君子和講究飲食的人，一生沒有虛度。」的確，東姑拉曼的偉大，在他的平凡和寬容。（王治平撰）

蔣紀周（一九〇九—一九九三）

上海新陸師範校長

上海華東女子中學校長

世界書局副總經理

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

蔣紀周名還，別號季陔。江蘇青浦縣人，一九〇九年農曆正月初七日生，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因肺癌在台北逝世，享年八十六歲。

蔣家世代定居於青浦縣白鶴港呂浦鄉，父親蔣玉桂誠樸敦厚，急公好義，興學助貧，在地方上很有名望。母親項太夫人和藹仁慈，是遠近聞名的好人。

蔣紀周小時候很聰明，六歲啟蒙讀私塾，後來讀縣立小學，功課做得很好。在上海龍門師範學校畢業後，一九二六年考取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教育系，一九三〇年夏以優異成績畢業，品性也好，被分發到安徽省立蚌埠師範學校，擔任教務主任。一九三二年出任河南省立第五師範附屬小學校長。一九三五年夏天，回到上海市立新陸師範任校長，整飭校務，深受師生們的愛戴。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八月十三日日本軍隊進攻上海，全國上下一致抗日，上海的租界地區，頓時成為孤島。蔣紀周為拯救淪陷區的失學青年，毅然出錢在公共租界創辦民國中學，並兼任上海華東

女子中學校長。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佔租界，胡作非為，汪精衛的偽政權也不時騷擾，教學環境非常惡劣。蔣紀周並不害怕，他本著愛國家愛同胞的精神，與敵偽周旋到底，直到抗日戰爭勝利。

一九四六年夏，他膺任上海市教育會理事長，對大上海教育工作的策劃，貢獻極多。第二年參加上海市參議員競選，因眾望所歸，於是高票當選。

一九四九年春，國內時局不安，他隨政府攜眷來台，正好老朋友陳保泰任高雄市長，力邀他擔任市政府教育科長，歷時五年，對高雄市教育的興革建樹頗多，至今仍為地方人士所樂道。

一九五六年秋，全家遷往台北，擔任世界書局副總經理，襄助推展業務。一九六五年他與出版界友好創設維新書局，擔任董事長，出版各級學校教科書，暢銷台灣各學校，尤以體育叢書種類眾多聞名。其他如國學、哲學、科學、文藝及兒童叢書等，也有幾百種之多。一九七八年四月，參加孫逸仙博士圖書館學術著作贈書展覽，贈展書籍特多，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特別頒贈獎狀表揚。

一九五四年二月國民大會在台北召開第二次會議，他以全國教育團體東區教育會的代表出席，並於第六、七、八次會議及臨時會，當選為主席團主席。光復大陸設計研究

委員會成立，奉聘為北區教文組召集人，對全國教文設施的規劃，研擬方案達數十種之多。

一九六一年春，國民大會設立憲政研討委員會，他參加第三委員會（外交）研討，這個會每年改選，他均高票當選為召集委員，可見他人緣之好與能力之強。他對當前外交工作的研究與推展，更具卓見，建言特多，均敷陳政府參考採行。

他是一位學以致用的傑出教育家，一生對於教育事業的執著，始終不懈。來台後，曾先後出任屏東青年高級中學董事長、新竹世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董事長及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理事等職。

一九八三年春節，他為了團結青浦旅台人士，在台北市發起籌組青浦同鄉會，大家一致推選他擔任理事長，十年來出錢出力，促進鄉誼，不遺餘力。

他經常出國考察或參加國際會議，足跡遍歷五大洲二十多國。一九七六年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組團參加美國圖書館協會成立一百周年大會，公推他為團長，並在大會上發表演講，強調中華民國人民享有著作及出版的充分言論自由，因此圖書出版事業甚為發達，書籍流通範圍極廣，博得各國與會人士一致好評，回國後教育部特別嘉獎勳勵。

他曾榮任亞太國會議員聯合會中華民國代表團代表，兼文教組召集人，又先後膺選

亞太國會議員聯合會第三十四屆、三十五屆理事會理事，每次開會均提出重要提案，由大會決議通過，供各國參採施行，為國爭光，有口皆碑，美國加州聯合大學特授予教育學榮譽博士學位給他。

他的元配金慕真系出名門，勤儉持家，不幸於一九七六年病逝，育有兩男兩女，均大學畢業，留學美國、澳洲，獲得博士碩士學位，服務社會人群貢獻所學。

一九七八年他續絃，繼配李瑞麟為吳縣望族，秉性豪爽，內外兼顧，持家有度，為親友們所稱道，享年八十五歲。

蔣紀周的身體素來健康，氣色紅潤，步履輕快，聲音宏亮。一九八五年住院檢查，發現肺部有黑點腫，為防止癌細胞擴散，經醫生切除左肺後出院療養，逐漸康復。一九九三年春稍感不適，曾經醫生用化學與放射線治療三個月，也恢復正常，但至十一月十三日胸部突感鬱悶，送醫急救，到十四日終因心肺衰竭而逝世，享年八十五歲。

蔣紀周家學淵源，才德兼備，是氣度恢宏，處世謙和。公忠體國，屢建文化事功，又服務社會，勤勞備著，多次蒙政府嘉勉。（龔祖遂撰）。

緒方竹虎（一八九八—一九六五）

日本「中國通」名記者

日本自由黨總裁

戰後日本傑出的政治家緒方竹虎是近代日本復興關鍵性的人物。在日本戰敗初期，百廢待舉之際，許多治國幹才，都是他發掘援引進入政府的，這些人後來都成了日本政壇支柱。其中包括曾任首相的吉田茂、鳩山一郎、岸信介等人，都是他訪談的人物。

緒方是日本執政黨自由民主黨要員，雖未當上權位最重的首相，但他在早期對日本政壇的影響力，較諸首相不遑多讓。他在吉田茂退隱後，首相一職幾乎是非他莫屬，可惜天不假年，竟在促成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成為日本最大政黨後，於一九六五年元月廿八日因心臟病猝逝，把首相寶座拱手讓給衰病的鳩山一郎，他的死，連他的政治對手鳩山一郎也慨嘆是日本的一大損失。

緒方竹虎和中華民國關係深厚，戰後極力主張支持中華民國，擁護蔣中正總統，勵行反共國策。一九五二年，中日和約締結後，曾以特使身分來華，和蔣總統舉行冗長的會談，兩人談話當時密而未宣，威信與後來「白團」來華助戰的秘密有關。緒方竹虎和國府要員張群、何應欽等人亦友誼深厚。所以他的死，國府要員均甚感悲痛。曾派駐日大使董顯光為特使，前往弔唁。

緒方竹虎和國府的關係，早在戰時即已展開，太平洋戰爭期間。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起，日本戰力大不如前，緒方竹虎曾受當時的軍人首相小谷磯昭之託，試探和中國諜和。由於緒方認識汪偽政權的前考試院副院長

繆斌，乃透過繆斌向重慶國民政府提出和談的要求。緒方於繆斌在日本留學時，兩人即告相識。他曾邀繆斌於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七日至東京，會晤小谷磯昭，商討結束中日戰爭計畫，作為結束太平洋戰爭的初步。惟計畫尚未付諸實現，日本即告無條件投降，使緒方竹虎失去為國立功的良機。

緒方生於一八九八年，正值日本明治維新全盛時期，國家富強安定，讀書順利，一九一一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專科部，東京帝大畢業後，即進入日本第一大報「朝日新聞」擔任記者，一九二五年任東京朝日新聞總編輯。曾被報社派至中國工作，在中國居住多年，與汪偽政權中央要員時相往還，故有日本「中國通」之喻。一九四四年轉入政界任內閣閣員兼情報局長。

日本戰敗後，政壇黨派林立，緒方竹虎由古島一雄介紹加入自由黨，脫離新聞界，投身政治，由於聰明能幹，處事圓融，不數年既榮登自由黨總裁，和同黨籍的首相吉田茂分庭抗禮。後來在一次選舉中，自由黨落敗，民主黨大勝，吉田茂因而下台，緒方竹虎淪為最大在野黨的領袖，由於自由黨和民主黨同屬右傾保守派政黨，於是他喊出「保守合同」的口號，經過幾番努力，卒促成兩黨合併，成為日本長期執政的政黨，正當各方看好他出任首相之際，突告病逝，確令日人錯愕。

緒方是近代日本政界中罕有的大政治家

，他超越同時代日本政界人物的地方，是他無論在儀表修養見識與舉止上，都有大政治家的風度與一般所謂政客政治家完全不同，他有強烈的時代意識，以及正義感，謹慎勤勉，而不誇張，從不談權術謀略，有決斷力，有勇氣，尤其他那強烈的時代感和正義感，使在野黨的社會黨領袖鈴木茂三郎在國會裡追悼他的演說中，都譽他為最進步的「保守政治家」。

日本兩大保守黨商談合併時，困難重重，最大的問題是新黨總裁問題無法解決。緒方身為自由黨總裁，而自由黨當時在上下兩院的總勢力，並不下於民主黨，卻為了顧全大局以及保守陣營全體的利益，不惜犧牲自己作為黨魁的名利，促成了保守兩派的合併，在新黨內屈居民主黨黨魁鳩山之下，這更充分顯露了緒方作為大政治家的風度及胸襟。日本保守陣營之有今天的統一與強大，不得不歸功於緒方幾度的謙讓，沒有緒方，保守份子能否如此早日順利地結合起來，很成問題，今天日本政治局面可能另是一個模樣，因之鳩山追悼緒方之死，評斷他為建立日本兩大黨國會新政治體制的最大的功臣。

再從日本反共的歷史來看，緒方竹虎死後，反共國策大轉變。緒方是堅決反共。絕不妥協的政治人物。而出任首相的鳩山一郎雖然也是反共人物，但鳩山的反共和緒方的反共，在本質上完全不同。日本政壇後來有日共一席，和鳩山一郎的態度有關。換言之

，如果緒方晚死，堅持反共到底，可能推遲美國和日本承認中共，那麼今日的反共局勢可能改觀。

鳩山一郎在就任首相後對國會說：「我必須指出日本之與共產圈修復國交是一件事，而抵制共產主義的滲透是另一件事」，從這裡以及鳩山平日的言動，可以窺知他的所謂反共政策，是兩面性的，即鳩山主張一面極力壓制國內的共產黨，另一面則企圖與國際間的共產國家恢復及持續親善關係，也可以說，鳩山反對的是日本國內的共產黨，而不是國際的共產黨。

至於緒方一派所主張的反共主義，則比鳩山要較為透澈而一貫，他在生前始終認為日本的反共立場無論是在國內或國外政策上都應該一致，因之他一面否定日本對中國大陸的接近，以及貿易，同時主張對俄和談中日本態度應該堅決強硬，緒方生前是保守陣營中不斷地糾正鳩山一派，往往易於傾左的唯一強大勢力，擁護緒方政策的一派因為喪失了支柱，今後不免分散弱化，而使鳩山之流的反共政策，佔了上風，直接地軟化了日本的反共態度，間接增長了日本對整個共產圈的妥協與讓步的傾向。

因之，緒方之死，不僅是日本的損失，也是自由反共世界的一大損失，在日本喪失了一個未來的領袖，而反共世界，特別是中國人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友人。（劉先軍撰）

嚴濟慈（一九〇〇—一九九六）

中國公學教授
暨南大學教授

中國科學院東北分院院長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

嚴濟慈，字慕光，浙江東陽人，一九〇〇年生於東陽縣的下湖村，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日逝世於北京。世代務農，為安土重遷的農家子弟，家境清貧，童年時代必須下田辛苦勞作。

嚴濟慈有兄弟姊妹五人，他是長子，七歲時，被父親送到嚴家祠堂的私塾啓蒙，由於讀書機會難得，所以他非常珍惜，刻苦用功。他的父親有一次進城，偶而在杭州街頭為他買了一冊「筆算數學」，他看到後，愛不釋手，每天琢磨，一題題的反覆演算，這是他平生首次接觸數學，興趣甚濃。他的父親見他如此好學，認為他是個讀書的料子，決定節衣縮食，供他讀書。

一九一四年小學畢業，嚴濟慈在東陽縣參加縣立中學招考，名列第一，進入中學後，年年都考第一。四年後，嚴濟慈中學畢業，參加畢業會考，他又獨佔鰲頭，適巧這時全國六個高等師範聯合舉行招生考試，考場設在浙江省城杭州，他前往應試，結果成了第一個東陽縣中畢業生獲得入學資格的學生，成績是浙江全省之冠。

於是浙江省教育廳為了培養像嚴濟慈這樣傑出的學生，每年給東陽縣一筆獎學金，作為獎助人材之用。六所高師的聯考，嚴濟慈不但在浙江省成績第一，在排名最前的南京高師進行複試時又考了個第一。

因此，他和「第一」幾乎結下不解之緣，就靠這一次一次的第一，把他逐步推上學術的高峰。

進入南京高等師範以後，嚴濟慈被分發到商業專修科，二年級時轉入工業專修科，一九二〇年又轉入數理化學部重讀二年後，當時擔任教授微積分的教師是法國留學回來的何魯，於這門課艱深難懂，又枯燥無味，很多同學都視為畏途，能避則避。獨有嚴濟慈從不缺課，用心聽講，聽得津津有味，何魯老師見這個學生與眾不同，孜孜不倦，勤奮好學，留下極好的印象，不免另眼看待，給予額外輔導，在何老師的指導下，嚴濟慈加讀許多數學書，進度快速超前。在二年級即跳讀三年級的課程，三年級跳讀四年級的課程。畢業時，數學知識已相當雄厚。同時，嚴濟慈對法文也深感興趣，在何魯老師轉到上海通法惠工學院任教授後，他利用每個寒暑假到何老師家中，向老師請益，因而在南京高師不但每門功課都有領先的成績，法文也突飛猛進，不久，就可以閱讀大量的原版課文了。嚴濟慈愛用頭腦，教授們常把外校及校內學生請教的難題，交給嚴濟慈去解答，他是不斷的思考，設法解決。因而他

擅解難題的能力，在南京、上海的幾所學校裡也小有名氣，遠近皆知。

一九二三年，嚴濟慈自南京高師畢業，這時南高已改制為國立東南大學，他修的學分較多，遠遠的趕出南京高師所訂的標準學分數，所以他除了獲得高師的文憑外，也得到新成立的東南大學第一屆唯一的畢業生資格。

同年秋天，他和東南大學的女生張宗英訂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們在上海結婚，這時，嚴濟慈已是上海大同大學、中國公學及暨南大學的教授。

婚後，張宗英伴他讀書、研究，照顧他的生活起居，使他更能專注於學術研究。可惜張宗英中年辭世，使他頓失憑依。在他邁入耄耋之年後，仍然懷念情深義重的張宗英，他曾對朋友說：

將近一個世紀的淒風苦雨，人生磨難，使我頗有感動地認識到人類很美好的一份感情就是愛情。日月星辰是永恆的，愛情也是永恆的，美麗的。大學生活不僅使我得到良師益友的指導，而且使我認識了一位秀外慧中的女同學張宗英，尋找到了相得益彰的終身伴侶。

張宗英在東南大學當學生時，適值五四運動，她是南京學生運動中婦女領導人之一，她才華出眾，面貌美麗，吸引了許多達官貴人子弟的注意，但是張宗英和她的父親教育家張澤墨卻選中貧寒的農家子嚴濟慈。

一九二三年，嚴濟慈撰寫了《幾何證題法》和《初中算術》兩本書，得到稿酬，加上親友老師們的贊助，踏上了法國深造的旅程。在法國的艱難日子裡，一遇上困難，嚴濟慈的面前就會浮現父母，岳父母和未婚妻的面影，耳邊就會響起張宗英送他上船的那句依依告別，意味深長的話：「等著你的好消息！」。

嚴濟慈到法國進入最高學府巴黎大學理學院學習，這裡科學昌盛，群星薈萃，他一心要把國外的先進科學帶回去，使祖國的科學能迎頭趕上，他珍惜來之不易的留學機會，長時期沒有跨過塞納河橋一步。因為他知道河這邊是清苦的拉丁區、河那邊卻是另一個繁華的世界。他覺得自己與繁華無緣，不敢輕越雷池一步。

嚴濟慈就靠著東方人的頑強毅力，孜孜不倦地鑽研、消化、思考和探索。他摒棄了一切無謂的社交和青年應該享受的娛樂。用他的生命力致力學問的追求，他的知識本領在不斷增長。

一年時間，嚴濟慈同時考得巴黎大學微積分學、理論力學和普通物理學三張主科文憑，獲得數理學碩士學位，創造了巴黎大學建校以來史無前例的奇蹟。因而轟動了整個巴黎，深為巴黎大學各位教授所器重。而他的每一張文憑都是來之不易的，都要經過筆試、實驗試和口試三道難關，特別是物理學家夏爾·法布里教授對嚴濟慈進行口試時的

第一句話：

「你的物理作文是答得最好的一篇……並且欣然同意接受嚴濟慈到他的實驗室從事研究工作。」

跟隨國際大師法布里做研究生，機會難得，嚴濟慈更勤奮的鑽研，兩年後，他創造性的研究，大大的突破了導師法布里給他擬定的課題。

不久，法布里當選法國科學院院士，在就職典禮上，他興奮而自豪的宣讀了他的中國高材生嚴濟慈的論文。一經名師品題，身价百倍，使嚴濟慈一舉成為法國物理學界頭等的新聞人物。翌日巴黎的報紙在醒目的位置上登載了法布里和嚴濟慈的報導和照片。

「成功」，總是緊隨著辛勤的勞動和艱苦的探索而獲得。正如法國小說家莫泊桑說：「一個人以學術許身，便再沒有權利和普通人一樣的生活法。」這句至理名言深深銘刻在嚴濟慈的心底，支配了他一生的治學和攀登。他學術上的成就，就是在世界著名的繁華都市巴黎取得的，這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到的。

在一次宴會上，剛從巴黎回國的胡適深有感觸地說：「巴黎燈紅酒綠，哪裡是讀書的地方？」

當時嚴濟慈在座，他說：「胡先生這話說得對，但是我要補充一句，也只有能在巴黎讀書的人，才是真正能讀書的人。」話雖一句，四座皆驚。胡適當即站起，向嚴濟慈

雙手作揖，表示敬佩。

一九二七年夏天，嚴濟慈學成回國，在郵船上，一個陌生的青年認出了是嚴濟慈，向他敬慕地說：

「你的照片登在巴黎晨報上，使所有在法國的中國人由衷地興奮。」並給他當場親筆畫了一幅素描。畫面上用法文寫著：「我的朋友嚴濟慈——科學之光——一九二七年徐悲鴻。」

徐悲鴻的贈言：「科學之光」，題詞中肯，既與他的字「慕光」即羨慕科學之光「名符其實」，也與嚴濟慈矢志鑽研的「光學」一拍即合，語意雙關，涵意深遠，這四個字也正是當年徐悲鴻大畫師對嚴濟慈的殷切期望，可喜的是後來他的科學成就已經大放光彩，成為事實了！直到現在，這幅畫還掛在嚴濟慈的客廳裡。

一九二八年，嚴濟慈回國不到一年，突然辭去待遇優厚的職務，放棄安定的生活，偕新婚妻子再度赴法，很多朋友都不理解。但在歡送會上他說：

「這次，我是代替我的兒子出去，要使科學研究在中國生根，到我的兒子一輩，中國科學水平提高了，他們就無需出國求學了！我深信要使科學研究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當務之急是將西方把科學的火種竊來，我自願甘當這樣的竊者。」

嚴濟慈在法國的兩年中，他的研究成果頻頻問世，引起全世界的矚目。

一九三〇年底，嚴濟慈夫婦帶著在巴黎出生的次子嚴雙光回國，在這以後的八年中國，一方面他勤奮地工作，不斷地鑽研，在國外第一流的學術雜誌上發表了五十多篇論文。許多研究成果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另一方面，他在國內培養了一大批科學家，如：錢三強、鍾盛標、錢臨照、陸學善等。

中共佔領大陸以後，對科學家非常優待，嚴濟慈的學術研究受到的影響不大。文革期間，儘管紅衛兵無法無天，但在中共刻意保護下，生活如常，不過研究工作被迫遲緩了許多。嚴濟慈先後擔任中共中國科學院辦公室主任、中國科學院東北分院院長、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院長。他曾主編「科學通報」、「中國科學」和「物理學報」，還曾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一九八三年一度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文革結束後，大陸對外開放，嚴濟慈才有機會再度遊法，他在巴黎訪問時，法國科學院前院長尚·庫倫致歡迎辭，用熱情的口吻說：「我們中的許多人和我本人，都讀過和利用過嚴濟慈出色的著作，天才的發現所以偉大，因為這些發現成了千萬人的財富。」（王澤遠撰）。

徐汝誠 (一九〇八—一九九五)

陸軍四十六師師長

陸軍第六軍、第三軍軍長

陸軍軍官學校校長

陸軍預訓司令

國防部作戰次長

徐汝誠字午生，浙江省餘姚縣人，早年畢業於上海南洋中學，在家鄉深受浙東明清大儒王陽明、黃黎洲、朱舜水先賢之影響，「嚴華夷之辨，明自省工夫」；民國十六年，受中山學說之影響，考入中央軍校第六期砲科，畢業成績優異，遴選為陸軍官校教導總隊排長，後參加中原大戰魯豫討逆戰役，晉升連營長，民國二十年淞滬戰役，戰功卓著。

民國二十二年，考取陸軍大學正規班二期，在校勤習德文，二十五年畢業後，經蔣中正委員長核定赴德就學，二十六年抗戰軍興，為求報國殺敵，上書請求返國參加抗戰，獲准後，二十七年春返底武漢，經胡宗南邀請羅致，志願追隨赴貧困之西北，誓以保衛國家疆土為天職。

初期任楊德亮師師參謀長、軍參謀長、陸軍獨立旅旅長，積極整軍備戰。

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委員長蔣中正伉儷巡視西北，駐節酒泉，徐汝誠旅在當地整訓，蔣中正發現徐汝誠旅對沙漠作戰有獨到之研究，深為激賞，深獲良好之印象。

三十二年新疆督辦盛世才內向，請求中央派軍入新，蔣委員長考慮再三，指示將徐汝誠旅擴充為混成旅入新疆，九月到達新疆哈密，接收蘇聯紅八團防地營舍，徐旅軍紀

嚴肅，訓練精到，與盛世才督辦合作密切，卒能圓滿完成任務，旋奉命編成陸軍四十六師，徐汝誠任師長。

民國三十三年春新疆烏斯曼部在北疆烏河、阿爾泰一帶圍攻省軍，經徐師支援解圍，烏斯曼敗退龜縮獲致外蒙掩護，待機隨時入新疆挑釁。

徐師奉命即駐北疆奇台烏河等地，成為北疆安定之屏障。

民國三十三年朱紹良接掌新疆防務，此時叛變四起，伊犁叛敵日熾，至三十四年九月已成爲不可收拾局面，旋中央派郭寄嶠長官臨危受命，抵達迪化後，即將徐汝誠師自北疆調到迪化，晉任新二軍副軍長委任爲綏來城戰區前進指揮所主任，指揮六個師番號，據守瑪納斯河、伊犁叛軍數月日夜攻擊，徐汝誠處理得宜，使叛軍難越雷池一步，新疆大局卒得轉危爲安。

三十七年調長青年軍二〇三師師長，因戰功積升五十七軍軍長，與中共彭德懷部，激戰於陝北、關中平原與涇渭河谷一帶。

三十九年，調長國防部第三廳廳長，執行二十萬大軍舟山撤退計劃，圓滿完成任務。

四十年奉調六十七軍軍長，此時國軍來台後第一次整編，本軍即成爲新編試驗部隊，完成訓練後，即爲整編陸軍之依據，又奉命準備援韓作戰，因政治因素未能成行。

四十二年秋調長第六軍、四十三年秋整

編後長第三軍、四十六年奉命長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到任之後，對推行改制後四年制學生教育，建立文武合一教學制度，貢獻良多。

五十年奉調陸軍總部參謀長，旋調陸軍預訓司令部司令，對新兵訓練，後備軍人教育召集，大專集訓，均有良好的籌劃與實施。

，成效卓著。

五十三年奉調作戰次長，因病調聯戰會委員，五十七年限齡奉命退伍。

退休後，虔誠信奉天主教，領洗後，其靈修極為成功！他的信念是：

「把生命交給天主，把身體交給醫生！

徐汝誠德配韓卓君，安徽人，於民國二十七年結婚，育有子女四人，子中一、女祁雲、祁霞、祁蓮，均完成高等教育，成家立業，各有所成，徐汝誠夫人相夫教子，稱譽鄉里。徐汝誠於民國八十四年元月因內臟出血逝世於台北，葬於五指山國軍公墓。（王雲獅撰）。

中外名人傳 稿約

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自三三八期起增闢「中外名人傳」專欄，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稿約如下：

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出生地、生卒年月、重要學經歷、主要事功及成就、著述、特殊事跡、文字力求簡潔流暢，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

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

③「中外名人傳」以現代人物對世界、人類社會有貢獻、有影響者為限，不論在朝在野，各行各業，均所歡迎，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以便查對考正。摘錄他人著作、推薦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

④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

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中外名人傳」編輯部收。